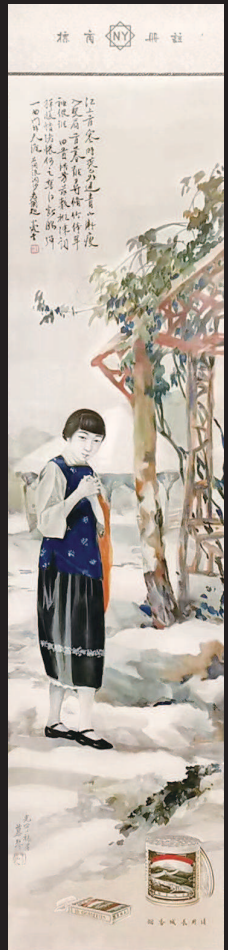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3年2月4日 星期六 第1001期 | 新民晚报 | 主编: 吴南瑶 本版编辑: 王瑜明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ss@xmwb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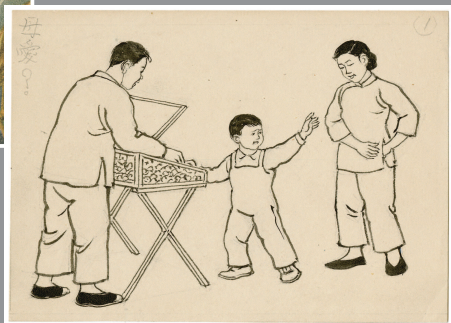
12



▲《游戏杂志》第八期封面



▲《丁聪与手足》丁悚摄影



▶《母爱?》丁悚漫画稿



▲丁悚夫妇合照



▲丁悚与周璇

观“慕琴生涯”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丁悚

▲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月份牌》丁悚绘人，张光宇补景

◆ 汤惟杰

“丁家沙龙”

大年初八，上海天气晴好，跟了一众友人，由丁悚后人丁夏兄导览，首度观摩了“慕琴生涯——丁悚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文献艺术展”，在场内盘桓了大半天，而沉浸在七八百件精彩展品之中，观赏时间不敷，已感到二观三观必不可少。

这一次，甫一进馆内，我便径直先往一楼那个概念性再现的展区——新天祥里客厅“丁家沙龙”，今天人还不算多，正好细细地打量，担任本次策展的著名学者、复旦大学顾铮教授和他的团队果然有着别开生面的巧思：四张方凳围着丁宅客厅的大方桌，靠墙一架红木高几，几上一瓶腊梅，一具玻璃门书柜，边上一把藤椅，一架唱机，悠悠地传来京戏老生唱段。而墙上“黄陂南路847弄9号（原贝勒路新天祥里31号——笔者注）”的门牌，指向了丁悚先生在上海的住所，自1925年8月举家迁入此地后，便一直寓居并终老于此。

置身这个半抽象而又半写实的场景中，耳畔传来的留声机唱段，不由让人浮现出一幕幻境，你仿佛见到了丁悚就坐在这里，35岁的他刚刚迁入，生活掀开了簇新的一页，就跟墙上昨天才刷上的石灰水气味那么凛冽清新，桌上摊着墨盒与水彩，他略略思索，便在纸上展开了第一根线条；也许，你见到的是刚届知天命之年的丁悚，前脚刚刚送走一波来聚谈的友人，他们的话题触发了他的某段好玩的回忆，于是，铺开稿纸，顷刻成篇，马上开个信封，让人家代他寄出，明天的《东方日报》上，新的一则“四十年艺坛回忆录”专栏文字又让读者们开怀不已；甚或，你眼前闪过的是已过古稀的丁悚，他正翻看着那十余册相簿中的一本，那些泛黄影像中的人物，如今去了哪里，也许他并不清楚，慢慢起身，他拉拢了窗帘，打开已多日不听的唱机，唱针划过那一道道细轨，被压低音量的喇叭箱中再次传来他熟悉的唱腔……

“斜杠”青年

长久以来“丁悚”对我这一代人是一个陌生

此次由顾铮教授策展、刘海粟美术馆推出的丁悚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文献艺术展，既是对丁悚（慕琴）先生一生成就的整理与认定，同时也是对以他为核心线索的中国近代视觉史、上海都市文化史的发掘和呈现。本刊特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、影评家汤惟杰分享观展体验，了解丁悚丰富的艺术人生，感受海派文化给予时代和这座城市的绚烂色彩。

的名字，即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家每个月收到的《读书》杂志里，每期都有让我们开心的“小丁”（丁聪）插画，可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位“小丁”身后的“老丁”是谁。一直到进大学之后，有一次在图书馆书库翻闲书，找出一册毕克官、黄远林的《中国漫画史》，正好一位老师经过，瞄到我手上的书，随口说了句“这书还行，中国漫画史到现在也就这么一部”。读后才多少知道了“老丁”在近代漫画史上的地位，不过，这部《漫画史》对丁悚先生着笔并不多，而那儿他的作品也并未重印，故而，除了从此能在宿舍里以“知不知道大漫画家丁悚的父亲是谁？”作为谈资之外，完全说不上有什么细节的了解。

2004到2006年之间，我因为对早期电影史的兴趣，开始比较频繁地上海图书馆翻阅1910—1920年代上海出版的各类报刊杂志和图文书籍，这时我颇为意外地发现，丁悚这个名字时常会进入视野，比如，1921年4月，《申报·自由谈》副刊上有他署名“悚”的《说戏片》一文，该文分了三期连载，似乎还意犹未尽，作者半个月后又补写了一篇《戏片消息》。所谓“戏片”，即戏曲唱片，丁悚先生说自己“予之嗜戏曲，等于稚子之爱糖果”，由于他跟当时上海唱片业的渊源颇深，不仅自己斥资购买，也得到业界机构的不少馈赠，因而戏片收藏极富。由这个偶然的契机，我了解到了丁悚在美术之外的一大兴趣所在。

几乎同时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《民国风情百美图》和《丁悚漫画集》，首次让我集中领略了丁悚先生的两类创作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这也正是“视觉文化”概念和研究模式逐渐进入到我们视域的年代，

在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思路之外，都市、报刊、印刷、电影、广告、广播等关键词慢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，而上海，又成为凝聚了上述这些关键概念的重要空间节点，通过对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重新发掘，一些既有问题有了新的阐释路径，而一些人物又从过去的叙述背后走向了前台，而丁悚就是其中一位。

从2004年之后的十多年，丁悚著述和创作的整理进度并不算快，直到2022年1月，他的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（1902—1945）》一书首次整理问世。这原本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丁悚应《东方日报》蒋九公之邀而开的专栏，洋洋洒洒有四百余篇，几十年来未曾结集。此次，终于由丁悚的后人丁夏亲自编定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，还配有不少珍贵照片。读过这部回忆录，你会惊讶于丁悚当年在沪上文化界的交际之广，举凡美术设计、广告唱片、戏剧戏曲、电影摄影、新闻出版，甚或学校教育，几乎没有他不熟悉的圈子，用顾铮的话来讲，丁悚就是那个年代的“跨界”艺术家和“斜杠”青年。

海上回音

在我看来，展览的核心在于试图回答：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到底具有怎样的文化能量，将一位从枫泾（当年尚属浙江省）小镇来学徒的13岁少年塑形成了“跨界”艺术家和“斜杠”青年？

看过整个展览的五个单元767件作品和文献，也许每位观者通过丰富的展陈对丁悚会有自己的阐发，而我也同样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找到具有解释力的概念，比如，已故美国早期电影史学者米莉安姆·汉森（Miriam Hansen）的著名的“白话现代主义”，在她看来，电影这

样的现代文化产品，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品，在于它“不仅仅传播影像与声音，它还制造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机制，并将其全球化，它建立了一系列新的主体性和与之相对应的主题。”在这个感知机制的生成过程中，批量生产的特征（我们也不妨参之以本雅明的“机械复制”概念）是重要的，以此为参照，我们同样能找到丁悚这一代艺术家所涉及的创作领域：百美图、月份牌、书刊杂志封面与插图、摄影、音乐戏曲唱片，在美学特征上和汉森所揭示的“白话现代主义”极为吻合。媒介、技术乃至“复制”是我们讨论这一近代以来的新的美学—感觉机制的不可或缺的维度。无疑，举目四望，在彼时的中国，上海也许是很具备这一感觉机制生成的都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此次“丁悚文献艺术展”也可以看作是对上海的一个注目礼。

电影，是当时大众最喜欢的文艺休闲活动，丁慕琴也是电影院的常客。与沪上电影圈极其熟稔的他，也曾起意拍摄电影，而与他相熟的周璇，则是他的影星首选。我曾经很长时间驻足于展览当中的有周璇的那部分，当中有周璇赠给丁老先生和他家人的好些照片，还有一帧，正是丁宅客厅里，周璇和老先生各坐一具沙发，侧身对谈，昔日的“小红”如今脸上带着欣喜，又有些谦恭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丁先生即使在回忆录中也没有记下。而照片旁边展出的周璇的信，仿佛传出了声音——

丁先生：

那天晚上很平安地到家了，承你丁老先生每次这般热心地指教我，我一定听你老话的。

星期六没戏，或不拍外景我一定在二点钟到你家，不来那我是在拍戏了。

这两张照片是给雯仙的。劳驾！祝好！

周璇草

看了这信，你也不禁心里暗叫一声：真好！

【展讯】

慕琴生涯——丁悚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文献艺术展至2月15日在刘海粟美术馆（延安西路1609号）举行